硯谿先生集

甚哉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刪定六經教授弟子於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不覆興嘆以為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為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句解而字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於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作本義蘇灤城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宋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為一編又與歐蘇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屏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雖悖於經畔於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

久矣惠子元龍常讀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攷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為孔子所深許者歟惠子通經績學以詩古文鳴於時當事嘗以其名聞徵詣公車以父憂不赴人咸為之侘傺太息焉然今天子崇尚經術登進方聞如漢石渠天祿故事相與揚扢古今稱道威美作為詩歌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屬哉此亦詩學廢而復興之一會也余愛其書為錄一通序而藏之以竢焉癸亥秋七月濟南德水田雯書

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恒各守其師説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彙於一蓋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於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謂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其辭則隱其旨則微或美或刺或似美矣而實刺往迬從百世之下涵泳紬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即如一關雎也魯詩至謂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一黍離也齊詩至謂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一芣苢也韓詩謂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一商頌也又謂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意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

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又雖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保残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吾門惠子元龍好為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恍若有悟間出己意為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据非如專門之家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所著詩說先成多所發明雖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質而不俚善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矣滌紫陽之諍子矣余固晚而有志經學頗年及昏耄闚見遺忘輙撫卷嘆息以為當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故樂得而序之丘南老鈍汪

琬序

詩說卷上

東吳　硯谿　惠周惕

風雅頌以音別也雅有小大義不存乎小大也自序之言曰雅者王政所由廢興政有小大故詩有小雅有大雅小大正之名立而辯難之端起矣難之者曰常武六月同一征伐也卷阿鹿鳴同一求賢也大小何以分耶解之者曰常武王自親征六月不過命將軍容不同故也卷阿爲成王鹿鳴爲文王天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難之者曰然則江漢宜在小雅成宣宜在大雅今何以或反之或錯陳之也其後朱晦翁則謂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純

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章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為之也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間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三家之說朱氏於理為長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序既以政為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此辨難之所以紛紛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義不存乎大小也

公羊傳曰什一而税頌聲作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雅詩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左傳聽輿人之頌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刺亦可言頌矣國語瞽獻典史獻詩師箴瞍賦矇誦諫亦可言頌矣按禮學樂誦詩舞勺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遂誦之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注曰夜誦者其言或秘不可宣露以是觀之比音曰歌舉其詞曰頌也豈宗廟之詩既歌之而復誦之歟抑歌者工而誦者又有工歟既比其音復誦其辭俾在位者皆知其義所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頌至於所刺所諫欲聞其人之耳故亦曰頌

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又曰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豈即頌之義也歟

鄭氏頌譜頌訓為容蓋漢讀然也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為頌師古注頌讀與容同是也孔氏正義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誦即頌也

正變之說出於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豳風其後諸儒皆從之鄭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見段氏程氏集說章氏因之二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略言之如美衛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王刺衛宣刺鄭莊刺時刺亂刺宣王刺幽厲此顯言美刺者也如莊姜傷己閔無臣思周道大

夫閔時衛女思歸思君子南征復古此隱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為勸刺者可以為懲故正變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為正十三國風為變鹿鳴以下為正六月以下為變文王以下為正民勞以下為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

胡氏春秋集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夫詩必雅而後為詩則周召十三國風不得謂之詩歟詩有美刺而風亦有美刺雅有諷諭而風亦有諷諭安在風

不如雅、無與於詩亡之數也、即曰十三國風朝會燕享不歌其詩、而二南則鄉飲用之、鄉射用之、房中用之、安在風不如雅、無與於詩亡之數也、苟風與雅同謂之詩則風詩中多春秋時事、而孟子謂之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合雅與風言之無疑矣、按小雅六月、序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於幽厲矣、列國之詩、終於株林澤陂、則風亡於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於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合而觀之雅之亡、亡於無王、風之亡、亡於無霸、雅亡而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迨風雅俱亡、而詩遂掃地盡矣、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孟子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齊晉者春秋之始終也宣公十一年冬楚子入陳明年六月遂有邲之戰是時楚莊始霸而晉始衰未及十年成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又及楚盟天下政柄自此盡失不可復挽故風所以終陳靈也詩之所以亡孟子固微言之人特習而不察耳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引以為說蓋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名不可亂故雅頌各有其所體不可偏舉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自三百篇以至漢唐其體猶是也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也人之心思必觸於物而後興即所興以為以而賦之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

不然也。然三百篇惟狡童、褰裳、株林、清廟之類、直指其事、不假比興、其餘篇篇有之、傳獨於詩之山川草木鳥獸起句者、始謂之興、則幾於偏矣、詩或先興而後賦、或先賦而後興、（如簡兮至卒章始云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見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毛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為興、則又拘於法矣、文公傳詩、又以興比賦分而為三、無乃失之愈遠乎、

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吳氏曰、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故毛公不稱比賦、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詮未然也、

二南二十二篇皆述太姒之事然一太姒也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一文王也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或曰文王於商為諸侯及受命追王則為王者太姒亦然時有先後故也然追王後於諸侯則周南宜後於召南矣有是理乎昔者歐陽公嘗疑之而不得其解因取魯詩襃周之說以為近之而朱子謂子孫無故播其先祖之失於理未安然於后妃夫人終仍舊說而未有所發明也按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為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始以為太姒耳儀禮鄉飲酒鄉射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弦歌周南召南之詩則周公作儀

禮時已有周南召南豈召公作之而被之管弦歟抑公采之而付之太師歟既為房中之樂則必歌之宴寢之間鄭氏所謂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今讀其詞有勸勉教誡諷諭之意蓋欲為后妃夫人者如詩言云爾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四牡勞使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何嘗謂如何羣臣如何兄弟使臣朋友耶古之燕享皆有樂樂必有詩歌詩必類二雅如此者極多何風獨不然也難者曰然則周南召南與文王太姒無與耶曰不然也作詩之意或本於文王太姒而周公隸之為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為后妃夫人者矣周自姜嫄發祥至太王有姜女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太姒累世婦

德至太姒而始大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之詩故說者據是爲文王耳其實不可考矣若泥是求之則歐陽所謂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者也

或問曰鄭謂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周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是爲周南召南其說然歟曰非也二公之封在武王克殷之後樂記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史記魯燕世家載封國始末不言文王惟江漢四章有文王受命召公維翰之語鄭或據是以爲文王然以召南言之甘棠三章三詠召伯當是時文王已爲西伯矣而復命召奭是一國而二伯也且吾不知命之者爲商紂耶爲文王耶揆之二者俱未安

是以知鄭說之非也然則二南何以言文王曰此追詠其事而歸美焉兼取當時國人之所作而歎之所謂善則歸君臣子之義也且豳獨二南而已豳七月八章舊謂詠后稷先公時事未嘗以是爲后稷先公之詩而二南獨謂之文王何也

魯之無風也鄭曰周尊魯故巡狩述職不陳其詩其果然者耶幽厲以後王者之不巡狩久矣十三國風誰采而誰錄之耶天子賞罰視其詩之貞淫天子尊魯何妨采其詩之貞者以示異於天下乃併其美而掩蔽之安在其尊魯耶縱天子不采魯亦不當自廢何季札觀樂偏及諸國而魯乃竟無歌詩又何耶魯之有頌也鄭曰孔子錄之同於

王者之後、蓋言衰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蓋言貶也、是皆汨風為諸侯之詩、雅頌為天子之詩、故致論說之紛紛也、余聞之師曰、詩類葉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是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足以破衆說之紛紛矣、

詩說卷上

小門生王薛岐謹錄

詩說卷中

東吳　硯谿　惠周惕

其風肆好風之義也風自火出家人關雎之義也觀風之所被君子知及物之理焉求風之所自君子悟反身之學焉

葛覃之詩曰曷澣曷否歸寧父母言女子之適人者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蝃蝀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牴牾如此而春秋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趙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啗自爲說如此而毛氏傳詩以

為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衛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與不在、無論荒遠不可據、就令可據、則詩止言遠兄弟可已、何以并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且昏禮昏義亦當載歸寧之一條、著其儀節云何、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於未昏之前、而略於既昏之後、如此其踈脫也、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於何知之、於春秋知之、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曰與歸寧之禮合、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不寧惟是、春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於洮、皆譏也、齊僖於姜氏、魯莊于伯姬、父子也、父

之於子猶不可送為會焉況女之來歸於父母乎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非禮乎曰此毛傳之悞非詩意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云云蓋以其為女知其能為婦所謂無父母詒罹者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悞為非詩之意然也

諸家之論惟穀梁氏為知禮也夫

趙匡曰譏無父母而來也蓋謂伯姬桓公女也杜氏先於趙必有所據矣汪氏曰伯姬叔姬若皆桓公女則伯姬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來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未可必其為桓公

女也

又六國時左師觸龍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返六國時且然況文武之世乎

桃之花後於梅而詩以興男女之及時梅之花先於桃而詩以興昏姻之後時何也夫婦之道在生育猶草木之美在果實也桃後梅而花及先梅而實故曰有蕡其實言桃有實則成樹猶夫婦有子則成家也若傾筐塈之則過時而美盡其育不蕃矣易曰枯楊生花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人臣之於公也勞則於私也必逸蓋心思智力盡之乎君

而家無事爲故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無私營無私交也不然張湯之造請諸公無間寒暑有終日矻矻而不暇者矣何委蛇之有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昏義壻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于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愛之深不覺詞之服也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微其詞也又左傳有返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爲言若鑿言禮儀則納徵無用馬者詩人言此亦贅矣

詩疑問曰儀禮鄉飲酒射燕禮皆合樂二南六詩召南曰

鵲巢采蘩采蘋不及草虫何歟朱氏發其端而未有鮮請得而聽對之鵲巢言夫人有均一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蘩言奉祭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婦德之大莫大於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鄉射燕飲取三詩歌之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事昏禮所謂主人揖婦以入御袵席於奧之時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說又曰我心夷其言近於褻矣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可歌之君臣賓客之前乎坊記曰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詩之不歌草蟲蓋坊民之微旨也問者曰然則名南有淫詩歟曰不然序

言能以禮自防則樂而不淫者也

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考也

埜有死麕序謂惡無禮也傳曰凶荒則禮殺猶有物以將之埜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疏曰禮雖殺須有物以將之故欲得用麕肉也如此則詩人所言甚爲有禮而序何言惡無禮乎且吾未聞昏禮之用麕肉也按史記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則古之行禮有幣必有皮也故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注謂執束帛以致命而皮爲庭實皮鹿皮則納吉納徵皆有皮幣皮以鹿皮也又昏禮

摯不用死帛必可制令曰死麕則不中禮之皮矣曰白茅包之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將之矣非禮而求昬有誘之道焉故曰吉士誘之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鹿言死鹿之不成皮猶樸樕之不成林也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觧白者不可玷也

劉昫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昬之節楚麕之刺興豈因下何彼穠矣之詩亦疑此詩爲東遷時作耶

何彼穠矣明言平王而舊說以爲武王安城劉氏引棫樸之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王后江漢之稱文人以實之蓋昔人悮認二南爲文王時詩故曲說兼言先後承䋣若此不

知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前而追詠之者有從其後而附益之者如甘棠行露為思慕召伯則非作於召伯在位之日矣何彼穠矣安知非編詩者錄入耶周室既微而王姬下嫁尚循婦道則關雎鵲巢之化及於後者遠而被於人者深矣於是美而附之召南所以教天下之婦道也春秋書王姬歸諸侯一在莊元年為齊襄公一在十一年為齊桓公二者未知孰是竊以肅雝之義求之疑是歸桓公者春秋莊十一年書王姬歸於齊傳曰齊侯來逆共姬共固美謚又與肅雝之意合也

儀禮賈疏引鄭箴膏肓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未知何據恐是采齊魯韓三家說也

單襄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彼茁者葭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室之衰也一轂二南之終一轂小雅之末其旨微矣

邶鄘先衛魏先唐或曰不與衛晉之滅國也然檜滅於鄭何以不先於鄭且晉之滅魏左氏傳有之衛之滅邶鄘吾不知其何所據也今讀其詩皆衛國之事而山川土風亦無不同邶詩曰亦流於淇鄘曰送我淇上衛亦曰瞻彼淇澳在彼淇梁鄘詩曰在彼中河邶曰河水瀰瀰衛亦曰河水洋洋誰謂河廣俱非隣封異域也季札觀樂歌邶鄘衛

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不更言邶鄘何如也又鄘詩所謂沬鄉即酒誥所謂沬邦沬正康叔始封之地而詩言云然則邶鄘故商之諸侯武王滅之以封康叔者也邶鄘既滅衛之名邑尚仍其舊故所以作詩繫之夫子亦仍其舊而不改也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為三國鄁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又謂周公滅邶鄘蓋據書傳以成王封康叔故也然書傳之説蔡氏於康誥辯之詳巳

張氏曰邶鄘衛其音類也故季札觀樂歌邶鄘衛則合之歌魏歌唐則别之歌鄭歌檜則遠之别之可也遠之

義則鑿矣

燕生子則委巢爲戴嬀比也燕燕鳩知雨則逐婦爲棄婦詠也氓之三章鸎聞音則鳴和爲朋友言也伐木鸛性善飛得風而逝譬賢者之見幾決也晨風雕性專一擇木而巢教使臣之行止慎也四牡三章鳩無戾天之翼言亂政之治難期也小宛隼無一定之棲言訛言之息無時也沔水

風作而雨隨之夫婦之象也風生而雨益之朋友之義也然風甚者雨止雨甚者風息故夫婦有相棄乖其和也朋友不能終過其節也此風雅所以皆取興於谷風也

邶風誰謂荼苦大雅堇荼如飴一謂之苦一謂之甘物性土宜何以相異如是按堇有二種爾雅白藹注謂堇葵即

内則菫亘枌榆之菫曰荍注謂烏頭即晉語驪姬寘鴆於酒寘菫於肉之之菫荼有三種一苦菜一茅秀有女如荼是也一陸草以薅荼蓼是也茅秀陸草不可食風雅所謂菫荼明非烏頭茅秀陸草而皆可食矣士虞禮夏用葵冬用荁注菫類也爾雅荼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本草荼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則知荼與菫同時而生同時而食故詩人以二物並舉也然爾雅於菫荼俱言苦而本草獨言菫味甘邪昺爾雅疏則謂古人語倒菫之言苦猶甘艸謂之大苦則菫之味甘可知菫荼同類不應菫甘而荼獨苦也竊嘗深求邶風詩人之意荼本不苦而謂之甘猶己本不惡而謂之惡愛憎之情乖美惡之形變

也、昔人悞解邶風、郭璞因邶風悞注爾雅、幾疑雅詩所言、乃是抵讕置辭、亦可一笑矣、孔疏謂周原土地之美、物之苦者亦甘、遂以烏頭釋堇、信如孔説、将使鴆生於周、亦不殺人者耶、苦堇、堇草、爾雅分别言之、亦不容混也、

陸璣詩疏、荼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亦一證、

蝃蝀在東、陰方之氣交於陽、爲女惑男而蠱、朝隮於西、陽方之氣交於陰、爲男先女而感、故得雨則虹滅、陰陽和也、先女則不淫、男女正也、序曰止奔、此之謂也、

詩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韓侯、則曰汾王之孫、蹶父之子、永嘉陳氏

曰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也余謂詩人之意不止此盖有重婚姻别姓氏之義焉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衛宣公為子娶於齊而自為娶則婚姻亂矣聃叔娶於鄭晋獻娶於賈魯昭娶於吴則姓氏不辨矣惟為明著其所自来曰此某氏之男某氏之女則顯然有卑不得配尊賤不得配貴同姓不得通昏姻之義此詩人之微旨春秋之筆法也故太史公作外戚傳惟竇太后曰良家子餘則曰生微曰故倡曰母臧兒其亦詩人之意也夫

左傳衛莊公娶於齊東宫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序亦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則碩人之詩所以憂無子而受制嬖

妾非徒詠其義而賢也其三章曰碩人敖敖說於農郊所以弗無子也月令仲春祠高禖焦喬謂高禖祠在南郊仲春往祠值農事之興故曰農郊也孔子之生尚禱尼山則諸侯之祠高禖禮未必禁也既祠而歸諸大夫皆望莊姜之有子故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也如是而無子則嬖妾之寵固州吁之亂成矣其四章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猶白華之刺幽后而言滮池北流也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言葭菼擢則鱣鮪依有罛無所施猶莊公嬖則賤妾張有法不能制也程子曰活活激流兒葭菼衆多兒孽孽不順兒施罛不安強大之魚不能制也蓋得詩人之微旨矣

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謂宣公庶母也先是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矣又娶於陳曰厲嬀戴嬀矣吾不知夷姜為莊姜之娣耶抑更娶於齊者耶傳何以不詳也又曰為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是為宣姜今新臺之詩是也生壽及朔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而使盜殺之華壽竊急子之旌以先亦見殺今二子乘舟之詩是也衛莊之沒不見春秋而州吁之亂宣公尚在邢也州吁殺而宣公立在魯隱公四年其卒也在桓公十二年則宣公在位纔十九年耳即位而烝夷姜必踰年而後生子及子之可娶也計已十五六年矣宣姜之生壽及朔又必更歷二三年至宣公之卒朔猶在襁褓而能與其母構急子耶壽長

於朔僅一二年而能載其旌以越竟耶計急壽之死當在公子朔即位之後不然急子之譖獨宣姜為之而惠公不知也魯史記事或得於赴告或得於傳聞隱公初年未與衛親記事容有不核者未可知也

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言年十五六蓋未詳考也

次王於衛傷周也衛懿公滅於狄而廬漕周幽王滅於戎而東遷甚矣周之似衛也然衛有文公之賢而國家再造周自此不復振為重傷平王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初以離離者為黍矣而不知實稷也憂思之深黍稷不能辨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初以蓼蓼者為莪矣而不知實蒿也哀痛之至莪蒿有時眩也

平王東遷、申侯遷之也、何言乎申侯、申侯構西戎以入周諸侯不與也、諸侯不與則申危、故遷王近申以自固也、何以知諸侯之不與也、揚之水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是也、董卓之將棄郿隖也、遷帝於長安、曹操之將篡漢室也遷帝於許、下申侯之意、其曹董之智也歟、

周之東遷、君臣銜膽棲氷之日也、乃有執簧執翿以為樂者、何哉、呼曰君子、著其位以責之也、曰陽陽、本其心以刺之也、樂憂者憂必及之、瞿難所以復作也、

葛蔓而善緣也、采葛讒言之中人、善類之獲免者寡矣、苓甘而易入也、采苓讒言之饞人、君子之不茹者鮮矣、故臭香亂蘭艾不能保其馨焉、喜惡易則甘苦有時失其味焉

彼留子嗟傳謂留大夫氏按說文留從卯戶開為卯卯為春門戶闔為酉酉為秋門則留自從丣丣為酉之省文董逌據此謂留不從卯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為鎦其轉為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為鎦或為留豈古文從省留與劉通用耶後世留異又謂系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然周大夫有食采於劉者豈又其別系耶周故有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為無據也傳謂子嗟留子字子國留子父其言則近於鑿嗟者語助國者食邑也留仕於周故有采地也

小星詩維參於昴傳曰昴留也陸氏音義昴一名劉蓋

古讀爲留故蕭尤等韻通用也

朱子釋詩據夾漈之說凡於鄭風小序刺時刺忽閔亂之作力詆其謬改爲淫奔之詩其言亦辨而正然不知鄭國之亂在君臣風俗之淫猶其小者也三十年中公子五爭弒奪數見既立昭公又立厲公已而厲公見逐昭公入即弒昭公而立子亹子亹殺於齊而子儀立子儀立十四年又弒之而納厲公易君篡國等於兒戲君臣之變未有甚於鄭者豈區區淫亂之罪足以蔽其辜哉朱子欲絕鄭而實寬其大惡亦弗思矣

衛俗之淫也鄭聲之淫也今以事跡之衛宣之惡亘古未有鄭則無是也自朱子指斥鄭詩其惡幾浮於衛固已輕

重矣倫矣至金華黃魯齋則又取衛黜鄭削去鄭詩十一首尤近於僭矣彼見雄雉引於論語淇澳引於大學而鄭獨不然是以取此黜彼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敝笱序謂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朱子改桓爲莊誤也夫之能禁其妻不猶愈於子之能禁其母乎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姜氏之淫亂桓公實導之故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隱然桓公亦在從之之內矣且南山刺齊襄猗嗟刺魯莊而桓公反無一詞及焉豈理也哉

猗嗟之詠魯莊也先辨其長短次審其眉目終得其趨蹌以武彎弓執矢之狀非親見而還觀之不能詳悉如是是

為魯莊適齊時作可知也按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於旣是時桓公尚未立也十三年春與齊侯會於北杏冬又盟於柯十五年又會於鄄皆未至齊也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始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莊公如齊惟此以意求之當在納幣之年蓋文姜薨之明年也公以嘉禮往齊國人聚觀固其恒情而又親見文姜昔年淫亂疑其類於襄公於是注目諦觀知其非是而始恍然曰展我甥兮則人言籍籍從此衰止其詩之有關於魯莊者大矣

儉非惡德而魏以之亡國何哉蓋儉之極者必貪伐檀碩鼠所以作也國小民貧掊克不已安得不亡

晉言唐從乎封地也左傳子産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號太叔為唐叔而命以唐誥也國語叔向曰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則晉之名晉自唐叔時已然矣史記晉世家以子燮因晉水改唐為晉蓋史遷時左傳未行故亦不見外傳宜其言云爾而後人至今仍之何也詩總聞曰子燮謚晉非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為晉當是以燮謚號為晉義名也唐侯謚晉衛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王質說詩穿鑿類如此尤不足據也

敬爾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或弗婁則下民易之矣脩爾

戒兵所以詰其武也弗馳弗驅則四隣侮之矣夙興夜寐灑埽庭内所以無廢事也弗灑弗埽則門内無訾省矣琴瑟酒食燕樂嘉賓所以無遺賢也弗飲弗鼓則在位皆解體矣性嗇者愛及壺漿好儉者不事邊幅至於客坐生塵宫懸不設自謂減衣節口生殖日繁矣豈知死隨其後而終身勞攘卒為他人地耶

揚之水序謂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焉歐陽詩本義亦云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晋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其民樂而從之余竊以為不然其詩雖刺昭公實刺桓叔也桓叔之傾晋惟潘父轝賓之黨從之

國人弗予也其謀已泄微聞於晉晉之臣如師服者已知晉之不能久特昭公弗知耳故其時深識遠慮之人如師服者作此詩以儆桓叔蓋亦無謂秦無人意也其曰揚之水白石鑿鑿言見之審也水之渟蓄者能鑒物激揚之水似無所見然水中之石鑿鑿然不能掩也桓叔之謀其可掩乎哉故終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直指而明言之矣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云何其憂不直言樂而言何不樂不直言不憂而言何其憂皆抑揚其辭以見意也人有異志容必改常見者必從而疑之而彼又忌人之疑之也故泄其謀者必不免則假為喜樂於桓叔之前詩人之所以免禍也然其情迫而其詞危矣昭公卒不悟所以見殺

也、若云民樂而從之、則將為諱之不暇、而敢曰我聞有命乎

曲沃竊晉、晉人始終不予、及武公殺晉侯緡、盡以其寶器

賂周僖王、王始命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晉人始

不得已而從之、故揚之水椒聊無衣、悉是刺詩、而序謂國

人叛而歸沃、君子見沃能修其政、箋謂國人欲從桓叔、歐

陽謂其民樂而從之、恐皆未有據也、

風之言王者、五衛之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為王前驅、晉之

詩曰王事靡盬、秦之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

國有王、邶鄘詩之微旨也、然以事求之、衛伯兮箋言宣公

從王伐鄭、於邶之北門、則未有說、然序於匏有苦葉、曰刺

宣公、至新臺亦曰刺宣公、則自匏有苦葉以至新臺、皆宣

公時也伐鄭之役邶人或與焉則北門與伯兮同是一時之詩以其地異而分繫之也晉之鴇羽在春秋前其事無所考然周桓公謂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文侯以後孝侯以前或亦有事於王室也秦無衣序不言秦何君而箋謂此責康公詩鄭蓋見前晨風詩爲刺康公故亦以此爲康公也然考康公之即位與晉戰者二與楚滅庸者一未嘗有事於王而詩曰王於興師曰與子偕行則實有其事矣按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於晉左鄢父告於秦二十五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二十七年又與晉侯及諸侯會於溫天王因是狩於河陽此皆穆公時事疑此是穆公詩而不在黃鳥前或是編次之悞未可

知也至下泉序謂共公共公於魯僖九年即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於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與郇伯也

夏屋渠渠傳不詳註但云夏大也箋曰屋具也言君始於我庳設禮食大具以食我也王肅謂屋則立於先君食則受於今君朱子集傳頗用王說然以上下文理求之王說終未安也逸齋補傳謂左氏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昔人尚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不為過其言似是發明鄭意然未有證也按魯頌籩豆大房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閒有橫下

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引頌詩、謂半解其體升之於房、則風之所謂夏屋、卽頌之所謂大房也、以形似而比之房、卽可以形似而比之屋也、第大房則宗廟之祭房烝則天子燕諸侯之禮非公所以食大夫者意秦國僻遠曾僭用是禮以饗大夫歟立飫之禮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非體解節折可共飲食、或者其人始見之時特設是禮以優異之、常食則否、故下章曰每食四簋、每食者、常食也、儀禮公食大夫設六簋、彼言食於公此言食於家也、

東門之楊序謂婚姻失時、女不從男也、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二五

皆陽以楊象之則楊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於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牂牂既而肺肺終則至於枯落故曰後時也

衛懿公之滅也王室不能救而齊救之禮樂征伐不在天子故衛風以木瓜終木瓜即接王黍離此世道升降之會陳靈公之弒也中國不能討而楚討之禮樂征伐自此不在中國故風詩以澤陂終

詩始周召見造周者二公也風終周公雅終召公見二公不作周不可為也春秋之能為周名者其惟孔子乎

同我婦子勤稼穡也爰求柔桑倚女紅也女心傷悲重昏姻也載纘武功教戰事也塞向墐戶居之安也采荼薪樗

食之節也嗟我婦子幼有所長矣為此春酒老有所養矣入執公功使民以時矣築場納稼萬物告成矣獻羔祭韭癘疾不降矣於是舉鄉飲而正齒位入學校而賓賢能彬彬乎王道之成矣

小門生王薛岐謹錄

詩說卷下

東吳　硯谿　惠周惕

比常棣於兄弟一本之榮無偏萎也興伐木於友朋衆力之聚無廢功也故安樂而弃兄弟是自壓其本矣富貴而弃友朋是自翦其助矣

文王之於混尸也始命南仲伐之既城朔方禦之又遣戍役以守衛之觀釆薇出車杕杜三章經畫之次第防禦之精密尚可想而知也自是以後一壞於穆王再壞於宣王穆王之北伐也遷畎尸於太原則朔方之險吾與彼共之而防禦不足恃矣宣王之北伐也僅至太原不修城隍不設戍兵其計固已踈矣而又東征西討以自挫其威於千

畝、則既尼有不窺其隙而動其心者乎幽王之虣吾固於宣王時卜之矣、

敖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左傳所謂設七覆於敖前是也、又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郡縣志敖鄗二山名通鑑地里通釋引詩為証、而外傳又有杜伯射王於鄗之文、周春秋亦言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杜伯從道左射王、豈圃即圃田、鄗即敖鄗之鄗耶、鄭箋甫州即圃田苐周春秋又云、射王中心、折脊而死、考之詩詞与此不類、以意度之杜伯者公子彭生之類也、襄公見彭生未當死、杜伯射王當亦未必死也、且外傳苐言射王、不言王死、豈周春秋附會以言死歟、韋昭注鄗、鄗京、不知何據、姑存此以俟博雅者論定焉、

鴻鴈之子於征傳云侯伯卿士也詩本義云使臣也朱子集傳云流民自相謂也按周禮地官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旅師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廩人掌九穀以治年之凶荒令邦移民就穀旅師遺人皆士廩人有下大夫二人則賑貸存恤之事必有大夫士以主之即詩所謂之子者也劬勞於野言之子拊循流民身親勞勩之事所以美之也若流民相謂豈特劬勞而已耶

維熊維羆維虺維蛇毛傳以為宣王之詩見於小序然考其時事則自宣王之末年既已衰亂宮室方成而周人獻頌云云維熊維羆虺維蛇兆褒姒之亂安在其為祥哉豈宣王末年好言符瑞大人所以有是占歟此端一開無羊遂有牧人之夢正月亦有故老之占紛紛藉藉相

率而為訛言矣、

周室之亾訛言亾之也民言無嘉訛言惡於下矣具曰予聖訛言煽於上矣婦有長舌訛言及婦人矣蓋訛言興則是非眩是非眩則邪正淆邪正淆則讒諂行讒諂行則亂亂及必至之埶也齊之稷下漢之月旦晉之清談南北之詩妖皆訛言類也五行志曰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是也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序俱謂刺幽王鄭謂十月之交以下當刺厲王孔氏又謂雨無正斬四國箋云諸侯長相侵伐指厲王時沔水箋云諸侯長相侵伐指宣王時而論語注以為平王東遷諸侯始相侵伐幽厲雖無道尚能治諸侯

故論語注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三家之説已乖剌
不相合矣而詩言亦有可疑者四爲幽厲之將亡也名公
知之芮良夫知之伯陽父知之然猶曰其與幾何曰周室
將亡皆懼而識其將然之辭今曰國既卒斬曰宗周既滅
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斬未滅而以斬滅期之不幾病風
喪心作詛天子乎里巷小民爲此言者猶將隱其姓氏以
免禍不應直言家父作頌也其可疑一也㞕弥箕服之謠
雖聞於諸侯然及褒姒之存王室大夫亦何敢言今曰赫
赫宗周褒姒威之其可疑二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
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是家父歷幽平桓三王不應
若是之壽其可疑三也謂爾遷於王都箋以爲王都爲鎬

剌羣臣之不從王者厲王之流彘也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觧厲王之流宣王尚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且彘不聞有都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按節南山為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隱三年書平王崩是年即書尹氏卒則詩之尹氏即春秋之尹氏其為平王時無疑矣公羊於尹氏卒為譏世卿其說与家父之詩合家父之求車也在十年之後其作詩也在十年之前亦為不甚懸隔矣驪山之亂振古未有作詩示誡正宜明言曰既斬曰烕之亦殷鑒不遠之意也且褒姒於平王為讐陳其惡而歸罪焉亦平王意中之事無慮其直而罹罪也雨無正卒章明剌羣臣之不從遷者左傳瑕禽曰昔平王東遷

吾七姓從王從王而止七姓則不從者亦多何必紛紛曲為之解也劉公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因廣其意而詳辨之鄭氏謂十月之交是夏八月蘇子由謂陽月是夏十月孔氏及孫華老是鄭說朱文公及嚴華谷是蘇說是蘇說者則以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漢曆無幽王八月朔日食之事惟唐曆有之出於後人附會是鄭說者則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知雖在分至亦有災又漢曆古曆有差古曆無推日蝕者王基獨言周無八月辛卯交會

之事不足信以此而說牴牾又有從而為之辭者王伯厚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曆有三年之差後之筭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於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踈矣余謂詩志歲時皆是夏正此無俟遠引即觀下爗爗震電之句已知鄭說之悞豈有八月震電而詩人詫為災異者哉

月令仲秋雖有雷始收音之句然歷考春秋史漢記異未有書秋月震電者知此時雷電不足為災異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按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注向小國譙南龍亢縣東南

有向城晉書地理志魏武分沛立譙郡統縣七譙城父鄭山桑龍亢蘄銍是在晉豫州之域也又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杜注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晉書地理志河內郡漢志統縣九野王州懷平皋河陽沁水軹山陽温軹小注故周原邑是在晉司州之域河內之地也今據正義及諸説則皇父之都是河內之向非龍亢之向矣河內於東都則近於西周則遠皇父若為幽王卿士何為食采遠地其為平王時無疑或曰周封卿士安得盡以近地予之如山甫在樊蘇公在温非皆河內之地乎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書曰司寇蘇公以長我王國皆言諸侯也諸侯之國遠近惟命非若

卿士釆邑、必近王室也、且都之與國、固有間矣、曰樊曰蘇

皆國名、未聞河内有向國也、若前所謂龍亢之向、又不在

河内矣

書傳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毛傳仲山甫樊侯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皇父世為卿士、又握兵柄、曾與司徒

豔妻之輩、惑亂幽王、以致亾國、及至平王、尤驕恣不臣、天

子不敢問、下民不敢言、詩人特歷數其罪、而切責之、豔妻

以上、數其前日之惡也、抑此以下、數其今日之罪也、胡憯

莫懲、所謂天變不足畏也、不即我謀、所謂人言不足卹也、

曰作、言始自皇父也、曰擇、非命於天子也、不遺一老、有強

劫諸臣之勢焉、以居徂向、有不奉朝請之心焉、平王乘亂

東遷依人立國、所以容此跋扈之臣、若幽厲雖衰、威令尚
行、未必如此不振也、

常父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此卿士、或其子孫、
疏曰、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未可知也、或皇父是一人、
國危主弱、老將驕恣、亦自古有之也、

外傳史伯謂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立以為卿士、史蘇
亦謂褒姒與虢石父比而逐太子宜臼、則幽王卿士乃
虢石父、非皇父也、

或曰、子謂節南山以下、俱是平王時詩、其下小宛小弁一
刺宣王、一刺幽王、安有平王之詩而在幽宣之前耶、曰詩
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失其倫次者多矣、鄭氏

大小雅譜固云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諸詩漢初師移其第十月箋亦云則簡帙錯亂非本來之舊明矣節南山一章安知不在移之之中耶

或曰節南山舊謂終南山終南似宜在岐周地不應在東都也曰詩言南山屢矣五在雅二在風在風者周南齊風是也以南山為終南則齊風亦言終南耶且秦風終南何有則終南自有名稱何不直指而改言南山也又詩曰我徂東山曰陟彼北山曰北山有楊何以不言東山北山為何名也意詩言南山猶門言東門國言南國之類凡在南者皆可曰南山也何必指為終南乎

君子屢盟諸侯盟之漸也出此三物大夫盟之始也穀梁

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盟詛興而政教踈令
始不行於天下故詩以是刺春秋以是貶也
外傳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是未向附會之語左傳成有
岐陽之蒐是也
沔水詩曰吾友敬矣讒言其興兩無正曰凡百君子各敬
爾身小宛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小弁曰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巷伯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言敬惟此五篇明
以示人處亂弭謗之道可謂簡而盡矣
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魯頌遂荒大東箋云極東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日東則景夕多
風注謂大東近日也賈疏云鄭意以日出東方而西流故

言東表爲近曰以極東爲大東亞與魯頌之詞合矣遠言大則近言小又可知矣譚在濟南平陵縣實是東國因其國而及其隣封故言小東大東也

舟人之子傳曰舟楫之人鄭曰舟當作周朱子集傳用毛說按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或謂舟爲丹又以爲井董廣川以爲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碩楚王釋亦引詩爲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即爲周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也又按外傳兎姓舟人則周滅之韋昭注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於舟人舟人見經傳者惟此姑存以備參考

熊羆是裘承上粲粲衣服似不必以裘爲求也

大東五六七章刺當時君臣后妃也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此詩人不敢直指而托之星爲也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譏臣失其度而君不明也爾雅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以爲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爲虛位猶天漢之徒明矣織女刺後宮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杜皇后未崩之前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后崩故知織女爲後宮也此章前後詩俱刺幽王大東所謂織女豈即豔妻之類耶不成報章所謂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也牽牛刺將帥也注牽牛即河鼓天文注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故知牽牛為將帥也不服廂言其驕悍不可制也君明謂大臣其號曰太上所謂出早為月食晚為天妖東西俱不可也畢八星主邊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畢占為邊兵為下犯上餘亦同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邊兵必興驪山之䤃詩人其先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刺后與王也重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為帝居天文志曰斗為人君號令之主石

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故知詩言箕斗為后與王也詩曰哆兮哆兮成是南箕疏云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載翕其舌猶言婦有長舌也西枋之揭猶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蓋此詩與十月四章相似但彼則明刺此則微言耳歐陽公謂維天有漢以下仰訴於天之詞朱子仍用其說果如歐言則三垣列宿皆可控告何獨及是乎箋言衆官廢職庶幾得之惜未詳言也

杵三星在箕南糠一星在箕口前故以簸揚言外厨三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天厨六星在東北又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官之旗主饗宴故以酒漿言詩人不輕下一字如此

爲賓爲客、賓自君命者也、客自外至者也、詩我有嘉賓、外傳承王命以爲過賓、易利用賓於王、賓之義也、詩我客戾止、左傳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易有不速之客、客之義也、祭祀之賓、擧自宗人、儀禮所謂遣賓就主人、皆盥於洗長私是也、燕享之賓、擇於大夫、儀禮所謂命某爲賓是也、入則降而揖、出則奏陔而送、賓禮訖、然後與客宴、儀禮所謂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是也、賓之與客、禮固分言之、先賓而後客、詩與禮皆然、蓋周之禮也、尚書虞賓在位、周禮八議之賓、左傳外傳或言賓或言客、蓋偏擧與對擧之異文也

尸我尸賓、何謂尸賓也、尸者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立尸

而事之則意主於尸猶主於親也尸必並於廟求神意之所屬也既並宿尸以並辭詔承祖考之意以綏之也尸必以昭穆孫可為王父尸子不可為父尸也既葬而虞男則男尸女則女尸儀禮所謂女必使異姓不使賤者也其合祭則男女共一尸儀禮曰孝孫某来日丁亥用薦歲事皇祖伯某為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則尸一人也其一人何也別嫌也何嫌乎爾禮器周旅酬六尸尸有酬禮也男女相酬求之實則非稱之名則似也禮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夫婦且然何有於尸也然則虞祭不嫌乎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而

後虞、則虞之祭為男耶、男尸、為女耶女尸、何嫌乎二尸也、有尸矣何為乎復有賓、孝子以人道事神也、人之飲非主不行、非賓不歡、故祝以導尸、侑以貳尸、賓以酬尸、而尸安也、則賓為尸立也、賓為尸立、則賓尊矣、故尸入宿賓、宗人擯詔之、主人拜之、尊賓也、尊尸也、尊賓則疑厭尸之尊、故賓從主人位於門外、主人酳尸、主婦洗爵獻尸、已而後賓獻、不敢以賓自居、所以尊尸也、其尊尸何也、賓為尸立也、東南其畝、南者從、東者橫也、兩從兩橫、而井成、一從一橫而畝分也、南其畝者、溝洫北也、東其畝者、溝澮西也、從必注於橫、橫必通於從、東西之畔即洫、南北之畔即澮也、鉤連曲折、可以通車、徒亦可以限戎馬、故曰井田之中有兵

洽焉

朱子荅呂子約曰阡之為言千也陌之為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横所謂東西之阡

宴饗小節也而禮詳載之飲食細故也而詩屢言之何也先王所以通上下之情而教天下尊賢親親之意也鹿鳴燕羣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友朋群臣兄弟友朋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於是為之賓主以盡其懽為之揖讓百拜以習其禮為之琴瑟鐘鼓以和其心為之酒監酒史以防其失為之司射誘射以分別其賢不肖蓋明示以歡欣交愉

之情、而隱折其驕悍不馴之氣、使之反情和志怡然自化而不知、此聖人治天下之微權也、自宴享之禮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賓之初筵作、於是天子無嘉賓、頍弁之詩作、於是天子無兄弟、棠棣之詩作、於是天子無友朋、懷疑抱隙相怨一方、而天下遂自此多故矣、誰謂飲食乃細故哉

司徒司空、天子諸侯皆有之、左氏傳曰、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是也、又澤門之晳古本澤門作臯門則諸侯亦有臯門也

鳶能飛而上戾於天、風益之翼也、魚能躍而下躍於淵、水充其氣也、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生民之詠姜嫄、猶關雎之詠后妃也、后妃之化遠、被南國、則文王所以齊家者至矣、姜嫄之德下逮文武、則帝嚳所

以始基者厚矣故傳於履帝武句釋為姜嫄從高辛帝見於天將事齊敏言姜嫄之齊敏則帝嚳之敬德之可知此詩人善於立言毛公之善於逆志也鄭氏則不然以為祀郊禖之時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如有人道感已也乃上帝之氣也張融從而附會之孔氏從而釋詁之張融之言曰配合生子人道之常詩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明知姜嫄感上帝之氣而生稷也孔氏之言曰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不寧故曰上帝不寧也其言穢褻不經不必言即如其說稷非帝嚳之生則直祀姜嫄祀上帝足矣乃更禘嚳而以祖配不亦多事乎推其說之弊必至揚墨之無父無君祿山之先母後父而後已豈不

悖於禮而悖於教哉鄭氏之意不過藉是以文其感帝生說耳乃附會紛紛轉展加甚儕姜嫄於房后比上帝於丹朱侮聖褻天媮惑後世而感生帝之說至宋不改當時人臣無敢頌言其非是者亦可慨也夫

鄭氏之說本於史遷遷亦附會漢高五帝之意特未有感生帝之說耳老泉帝嚳妃一論極正大子由親老泉子乃背父而從鄭張子朱子宋代大儒亦左袒康成邪說之惑人賢者亦不免也

太王之遷岐也先營宗廟宗廟立則思丘墓者有所憑所謂大事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也公劉之遷豳也先相民居民居定則懷妻子者有所歸所謂謝人誅人之保居

叙欽也然太王因避狄之衆公劉動安土之民勢有難易
故事有先後也
天保之言祭也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六月之言宴也曰
飲御諸友炰鼈膾鯉楚茨之獻皇祖也曰中田有廬疆埸
有瓜剝葉之酌君子也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至於風之
采蘩采蘋雅之行葦泂酌何其儉而易行然先王之意非
不知備物之為貴多品之為誠而如是者以為後將不
可繼也後不可繼天下必有因此而廢禮者則何如儉而
屢行之為愈也先王於一歲中祀天二迎氣五祭地二宗
廟曰羣祀宴享無算其閒隆殺不同殺者大約如詩所謂
故屢行而不病其不足也後世宴享已廢獨有郊廟之禮

遲至三年一行、或議罷北郊、或議望祀苑中、或議遣官攝事、豈不以費而害禮哉、惜乎元祐諸臣紛紛於分祭合祭之是非、而未有議及此者也。

出話不然、則邇言是聽矣、邇言者、諂諛之階也。為猷不遠、則細娛是玩矣、細娛者、骪亂之伏也。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

抑之四章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豈衛在河朔、密邇北翟、故舉以自儆歟、抑厲王之世、武備不脩、將有窺伺闌入之患歟、內修德則彘之亂不作、外修武則戲之變不萌、所謂遠猷辰告、莫大於此、而奈何聽之藐

藐也

宣懲厲王之亂欲立威以服衆故討玁狁則有六月之詩征荆蠻則有采芑之詩平淮夷則有江漢之詩伐徐方則有常武之詩豈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者耶幽王狃於先世之威以為天下不足復慮專事荒淫遂以亡國實宣王之好戰啓之故王子晉曰昔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旤至於今未弭也

鎬京之有戎猶東都之有荆也宣王封韓侯於方城欲以制北翟封申伯於南陽欲以制荆蠻其詩曰於邑於謝南國是式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意可見矣然其㝡失筞者莫如封申之役蓋南陽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勝四面

以制諸侯者也圃田之狩、其地猶在天子畿內及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險失鎬京之形孤矣畎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戎犄角之形成、幽王之亡必矣韓侯雖強、豈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於戎申滅於荆、韓滅於晉、而東周遂不能國、則崧高韓奕二詩、實周室興亡之所係也、故召旻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詩人立言之旨、夫子終雅之意深矣哉、

春秋外傳、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

戎竹書宣十年錫申伯命四十一年王師敗於申按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王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固姜姓也左傳謂戎諸戎是四岳之裔胄外傳南有荊蠻申呂又曰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則申固諸戎也竹書所謂敗於申豈即外傳所謂敗於姜氏之戎耶第年歲不同千畝又在河西未必越國犯關要亦申侯同姓之戎戎敗王而申侯繼之也即此亦可見申國之強而宣王封之為失策矣

范宣子曰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是東遷以後之姜戎非宣王時之姜戎也

禘祀之説先儒紛紛未有定論以禘祫為一祖宗並陳昭穆皆列者王肅之説也以后稷配嚳不兼羣廟之主者趙匡之説也朱文公楊信齋皆是趙説而非王説然細求之二者皆不能無疑王謂合羣廟之主則嚳宜占東向之尊稷退子孫之位將以稷為穆耶為昭耶抑虛昭之位而不居耶吾不得而知也趙謂后稷配嚳則雖為禘祭樂章歌文王而不歌后稷不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朱子不得其説於是以序為悞改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然則禘祀大典周人竟無一詩及之耶按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不易之大典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禮經之明文也合而

觀之可以得禘之說矣曰祖文王則文王即所謂其祖也曰禘嚳即禘文王所自出之祖也推文武系上溯帝嚳始爲受命發祥之祖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詩人已明言之矣趙氏改大傳其祖爲始祖故致詩禮互相謬剌若直以文王爲祖而配帝嚳所自出之祖則詩詞禮文彼此發明而昭穆之位亦不必疑其難處矣禘嚳則姜嫄合食文王太姒配食故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或曰雖既禘何以不詠嚳而詠文王曰此作詩者之旨也求時王則陳先世之功示艱難之不可忘也述祖德則道子孫之賢頌貽謀之所及遠也且揆之人情安有美其子孫而祖宗不欣說者乎是詩不及帝嚳所以頌帝嚳者至矣

禘以祖配不及武王皇考烈考俱謂文王而傳謂烈考為武王悞矣武在昭位不宜居右且無文母反在武王之右之理趙悳詩疑問又據三禮辨以祭法為非是悞之悞者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雖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鄭俱釋右為助惟朱子集傳於我將維天右句謂神坐東向在饌之右而雖詩則仍如鄭說今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明堂之祭南向則南者上帝東者文王也神道祀天所以向明鬼道事祖所以受生氣故曰右文位上帝之右也雖祀帝嚳於宗廟宗廟之祭東向東者嚳北者文王也稷本向北文世次在稷配祖宗則不敢越其序故亦曰右文位帝

譽之右也

文位右太姒從文之位而居右陰陽之義也通典注夫人之主處右賈頊祭儀亦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右是也韓魏公祭圖以妣位居考之東故朱子疑有悞字也

振振鷺鷺于飛隋書志謂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音之息飾鼓以鷺存其風流蓋因漢鼓吹朱鷺曲而附會之也周禮一變而致羽物蓋樂音和則鷺之飛必適其常猶君意渥則臣之宴飲盡其歡也記曰鼓無當於五音五音弗得弗和鼓音和則樂之和可知非專言鼓也

泮水采芹采藻采茆陸佃謂茆取有味士之於學攬其芳

奠則采芹之辟也學文則采藻之辟也知道之味嗜而學焉則采茆之譬也其言近穿鑿矣此詩始終言魯侯在泮事是克淮夸之後釋菜而儐賓也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釋奠釋菜不舞詩言不及樂故知為釋菜也禮釋菜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詩言永錫難老故知為儐賓也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祭先聖先師貴誠不貴物故曰禮之略也三者於水涯而不滓取潔巳以進聽先聖先師之教也故士服有藻風詩有采藻皆潔之義也

周頌之文簡魯頌之文繁周頌之文質魯頌之文夸周頌多述祖宗之德魯頌則稱孫子之功周頌因烈考而及文母魯頌則後壽母而先令妻周頌於武王之克殷僅一二

言魯頌於僖公之克淮夸則反覆道之此世道之升降也

詩體之升降也

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朱子謂魯之禘祭以文王為所出之祖而周公配之是也今按之詩詞直曰姜嫄曰后帝曰后稷后帝者嚳也此禘之祭也皇祖者稷也此郊之祭也魯之禘郊與周無異而謂禘文王而周公配可乎且禘郊一也郊既祀稷而禘則不祀嚳此又何禮乎若魯果用郊禘自當祀稷以配天祀文以配嚳如詩言云云決非郊用周禮而禘用魯禮也惟是郊禘所祭不及周公則周公更自有廟

而祭之儀文一如禘禮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通考謂明堂位首言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乃至於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僭用天子之制斯言得之矣

詩說卷下

小門生王薛岐謹錄